

2002年美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把伊朗列入可以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名单之一。美国一直指责伊朗的核计划和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等，甚至声称伊朗将成为继伊拉克战争后下一个打击目标。原因何在？事情要从头说起。

巴列维王朝统治伊朗时期，伊朗一直是美国的盟国和在中东的战略支柱。当伊朗宗教革命刚刚兴起之时，美中央情报局断定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地位不可撼动。一群手无寸铁的宗教徒会把一个掌握现代化军队的专制政权推翻？没料到这个专制王朝轰然倒塌，宗教领袖霍梅尼上台，最后连美国大使馆人员都沦为人质。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本来极有希望连任总统的卡特黯然离开白宫。两国外交关系恶化至今仍未恢复。

——写在前面的话

华盛顿心急火燎

1978年11月2日下午6时，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走进会议室。特别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开始了。会议主题是讨论伊朗局势。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接连发来两封急电，电告华盛顿伊朗局势突变，反政府势力步步逼进，国王巴列维除了进行军事管制外，别无选择。他要求华盛顿48小时内作出答复。而美国的应对政策呢？又如何缓和伊朗局势？

大家一致同意向国王发出一份强有力的电报，支持他的行动。电报由布热津斯基签署，由沙利文转交给国王。电文说：

经过美最高当局批准和国务卿赛伊·万斯同意，现指示你尽快通知国王：

1. 在当前的危机中，美国毫无保留地支持他。
2. 如果需要就政府的形式和组成作出具

体决定，我们相信国王的判断；我们也认识到必须通过果断的行动和领导来恢复秩序和他本人的权威。至于是否建立联合政府，我们认为应该由国王决定，看他是否认为这种选择可行而且可取。我们并没有要坚持这样做。军政府问题也是如此。不管他走哪条路，我们都将全力支持他的决定。（供你参考，对你的问题的答复是：国王领导下的军政府要比没有国王的军政府好得多。）

3. 一旦秩序和权威得到恢复，我们希望他将再次为促进自由化和消灭贪污腐化而作出慎重的努力。

电文起草完毕，布热津斯基感到意犹未尽，在旁边又匆匆加上两行字：“对权威不断瓦解感到不安。还有军队士气问题。既要采取引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又要坚定。”

11月13日，布热津斯基打电话肯定地对巴列维国王说：“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完全地、充分地、毫无保留地支持你。你将得到我们全力支持……无论你就政府或其他组织形式

作出任何决定，都将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特别选择哪一种解决办法。”

“我对这一消息十分感谢，但是，情况十分特殊。有人使我感到只要有可能，就应当避免采取措施。”电话那边传来巴列维的声音。

布热津斯基一听就知道这是沙利文的主意。在沙利文与英国大使帕森斯一起会见国王时，他们已经向国王建议不要搞军政府。布热津斯基马上表示：“我希望我已说得十分明确，我们的大使也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并没有劝你或敦促你往哪个具体方向采取行动。”他接着说：“依我看来，你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既要采取某些总的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姿态，又要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来显示有效的权威。”

“对。”国王的回答十分简洁。实际上这正是他希望采取的措施。尽管在世人眼中他的口碑不好，但他还是不愿意被人看作是一个独裁者。只要这场风暴平息下来，他愿意再开明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讲，形势十分危急，单纯让步很可能造成更富有爆炸性的局面。”这句话似乎对国王很有感触，因此，他请求布热津斯基再讲一遍。布热津斯基重复

伊朗霍梅尼神权革命的成功对美国王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垮台；更无法想像

巴列维王朝

霍梅尼（右一）在国外等待时机回国。



了他刚才说的话。

可是国王似乎还不放心，又问了句：“威廉·沙利文大使得到通知了吗？”布热津斯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第二天，国王会见了沙利文和英国大使帕森斯。会谈时，国王谈到了布热津斯基的电话，对美国支持他建立军政府表示欢迎。他说，军队也支持这一着，只要抓几个人，采取真正坚决的措施，事态就会轻而易举地平息下来。可是国王接着又谈到一则消息：美国广播公司一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如果伊朗成立军政府，美国就撤消对伊朗的支持，因此情况就复杂了。

宣告伊朗专制帝制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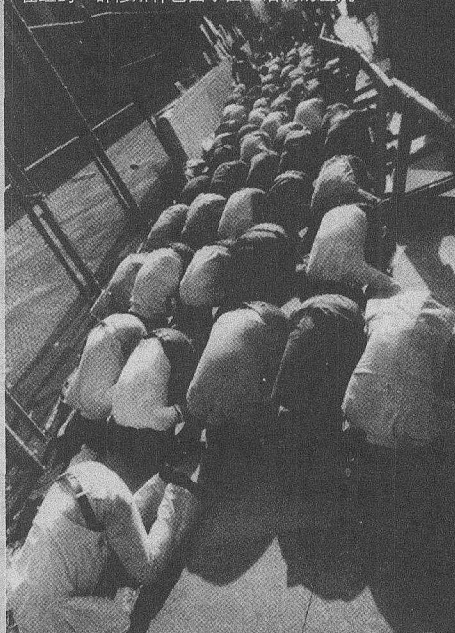
沙利文的报告让布热津斯基忧心忡忡。两天之后，巴列维终于宣布，成立以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国王发表了讲话，保证改正过去的错误，向腐败开战，在结束军政府之后，恢复公民自由。在结束讲话时，他向反对派呼吁：“你们的革命信息我已经理解。我深知你们为什么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国王指望他恳切的言辞会得到人民的谅解，但他忘记了，他并不是第一次许下这样的诺

反他从监狱里释放出了一批政治犯，并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到12月中旬，伊朗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12月11日，数十万人在德黑兰市中心游行。群众打出了“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的标语。第二天，石油工人进行罢工。罢工破坏了经济，沉重打击了现政权。骚乱每天给国家造成6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一向不知拮据为何物的伊朗政府觉得手头紧了。在这种情况下，国王退却了。他宣布，军政府将结束自己的使命，伊朗将组成由巴赫蒂亚尔为首的联合政府。然而，巴赫蒂亚尔上台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国王离开伊朗。

1979年1月6日，巴赫蒂亚尔组阁完成。没有一个宗教界人士愿意参加他的政府。1月16日，国王终于同意离开了伊朗。在机场上，形容枯槁的国王对巴赫蒂亚尔说：“你的政府我完全信任。我希望政府成员的爱国主义会使你们每一个人成功地完成困难任务。”国王相信此次出国只是暂时的，巴赫蒂亚尔会帮助他渡过难关，他还是伊朗的国王。

国王出国的消息传遍伊朗。德黑兰大街小巷万众欢呼：“国王滚蛋了！”“国王打倒

在纽约一群穆斯林包围了国王治疗的医院



国成立了。至此，伊朗2500余年的帝制宣告结束。

解读不懂伊朗危机

伊朗王国的垮台对美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而霍梅尼神权革命的成功对美国人来说更是一个意外。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强有力的、拥有50万名精兵的国王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垮台；更无法想像，像伊朗这么一个重要国家，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不多，伊朗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以色列。难怪有人说，伊朗是美国中东战略中两个支柱之一。现在，一根支柱倒了，另一个支柱显然是独木难支。以后苏联人在中东要大显身手了。还有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是反共反苏的一个坚强堡垒。现在国王倒了，这个堡垒也就不存在了。当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一年之后，伊朗人会置国际法则于不顾，冲进美国大使馆扣留大批的美国人为人质。卡特总统命令中央情报局设法强制解救人质，结果人没救出又赔上几条人命。伊朗事件结束了卡特如日中天的威望，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两年后，当卡特灰头土脸地离开白宫时，伊朗人才放出了美国人质，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

解读不懂伊朗危机的当然不只是美国卡特政府。对这股革命风潮最不解的莫过于国王自身了。他十分不解，为什么伊朗国民不听从他的旨意，反而要拜奉一个毛拉为神明？难道他对伊朗的贡献还不如一个78岁的糟老头吗？这个毛拉除了借安拉的名义与他作对、犯上作乱之外，还能干什么？他能给伊朗人民带来财富、土地还是面包？什么都不能。可是老百姓竟然都跟在他后面起哄，要国王下台。难道他们不知道，今天他们的

人来说更是一个意外。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强有力的、拥有50万名精兵的国王，像伊朗这么一个重要的中东盟国，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美国的敌人。

为何轰然倒塌？(上)

□吕梦非 元 元/编译

言。他在1976年就说要荡涤腐败之风，结果腐败现象越演越烈；1977年他又说要进行自由选举，但是选举根本就没有进行。现在人民已经不相信他的诺言了。一位德黑兰有影响的商人说：“我们怎么可能再相信国王呢？他要拆掉我们的商店，抢走我们的大部分生意。”

军政府并不是解决危机的灵丹妙药。11月7日，爱资哈里宣布，有14人因为腐败或滥用权力而被捕，其中包括前首相胡韦达。但是伊朗的局势并没有平静下来。11月10日，警察同示威群众发生了流血冲突，一些示威者被打死，许多人受伤。11月19日，国王又作出和解姿态，释放了200名政治犯，而军队则在全国各地与示威群众对峙。军事管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华盛顿还没有作好应变准备，伊朗局势已经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军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对示威者，国王显得犹豫不决，缺乏信心。他虽然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军政府并没有得到任意杀人的权力。相

了，下一个该轮到巴赫蒂亚尔了！”国王离开了德黑兰，但伊朗的局势并没有平静下来，美国政府寄予厚望的巴赫蒂亚尔不能维持秩序。巴赫蒂亚尔的政令不能达到首相府以外。宗教人士不承认这个新政权。示威者要求他辞职，要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霍梅尼组织了一个小组，正在研究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组成。1月28日，巴赫蒂亚尔提出他可以去巴黎会见霍梅尼，与他一起讨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霍梅尼坚持巴赫蒂亚尔必须先辞职。最后，巴赫蒂亚尔山穷水尽，不得不开放机场，让霍梅尼回国。

2月1日，霍梅尼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回到伊朗。数百万人夹道欢迎。霍梅尼登上演讲台缓缓地说道：“议会和政府都是非法的……我们要封住他们的口，任命一个依靠人民支持的政府……如果巴赫蒂亚尔不辞职就要被逮捕……”霍梅尼一句话决定了新首相的命运。2月5日，霍梅尼任命迈赫迪·巴扎尔甘组阁。伊朗伊斯兰共和

一切都是英明的国王给他们带来的？没有国王，他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国王，他们还生活在极权主义控制之下。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他呢？

巴列维登上孔雀王座

国王巴列维出身贫寒，并不像他后来宣称的那样家学渊源、是什么贵族的后代。实际上，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后代。其父礼萨·汗在波斯的哥萨克旅中服役。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恳苦干，终于在军中崭露头角。国王的母亲谈起自己丈夫时，说：“他的双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他也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意志强悍，参军后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大头兵在军阶上一步步地向上爬。”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21年，已是中校的礼萨·汗当上卡兹文的卫戍司令，进驻德黑兰。他把当时的首相一脚踢开。没多久他就登上王位，开创了巴列维王朝。与其父相比，国王显然缺少了一些强悍和果敢。据说他当初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因此，尽管英国人占领了伊朗南方，而苏联人又雄踞北方，国王仍束手无策。直到二战结束，美国和苏联发生冷战，他才利用美苏矛盾，在联合国控诉苏联，迫使苏联从北方撤兵。但是，伊朗还没有赢得真正的独立。伊朗盛产石油，但收入流入了英国的腰包。作为国王的他所得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摩萨台上台执政。他提出了石油国有化法令。国王收入大增，但其王位却摇摇欲坠。不得已，他只好出国避祸。多亏了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也多亏了那个克利夫·金·罗斯福，他只身来到德黑兰，联合一部分军官，发动了政变，赶走了摩萨台。这样，巴列维得以重新登上孔雀王座。

国王的形象一直是软弱无力的。他立志要改变这种形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抓住军队，抓住秘密警察。这是他政权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君主制就会撼动。几十年，他一直坚持控制这两个部门。摩萨台下台了，但他的石油国有化计划对伊朗是有利的。英伊石油公司独霸伊朗石油的局面给打破了。伊朗、英国和美国、荷兰等国石油公司联合组建了一个公司。伊朗在这个公司的份额大为增加。滚滚的石油带来巨额的财富。伊朗富了，不复是当年那个贫穷的伊朗了。可是国王心中还有一分隐忧。现在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朗国民的收入是大大增加了，可是石油总有枯竭的一天，将来怎么办？想到这个问题，国王就觉得有必要再搞一场革命，这就是一场使伊朗摆脱贫穷的革命。

巴列维王朝的祸根

1963年，这场革命终于拉开序幕，这就是白色革命。在国王词典里，白色革命就是

不流血的革命，领导者是他自己，追随者则是伊朗人民，因此又是“国王与人民的革命”。国王为这场革命规定了目标、步骤。他说，到2000年，伊朗要成为世界第5大工业强国。伊朗要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建立起自己的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实现工业化。工人要拥有工厂的股份。耕者应该有其田。儿童应该接受教育。妇女应该取下面纱，走出厨房。人人应该得到卫生保障。在参政问题上，国王提出应该实行普选，包括妇女在内的伊朗国民都应该有普选权。

国王的蓝图慢慢地变为现实：工厂建起来了。土地分到了农民手中。整个伊朗像一个大工地。在哈尔格、阿巴丹、设拉子，石油化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铅矿、铜矿、铁矿……都在开采。伊朗的钢产量竟然达到了100万吨，而石油产量竟然位居世界第4位。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0年时间里，伊朗建了3.38万公里的公路，国内17个城市都有飞机场。电话线遍及伊朗的大部分地区。伊朗的国民经济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高速发展。伊朗成了世界上第9个最富裕的国家，离国王规定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国力强大了，军队也发展起来了。国王用他庞大的支付能力在美国采购军火，使困境中的美国军火工业绝境逢生。国王出手阔绰。美军已经装备的军事装备，他要装备；美军未来得及装备的或无力装备的，他也要装备。伊朗空军成了世界第3大空军，而海军装备的高精尖武器即使美国海军本身也会羡慕不已。这就是白色革命。这场革命奠定了国王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果说国王自认为可以与居鲁士一比高低是他自己发昏，但是对国王取得的成就，只要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谁也不能否认的。

不难明白其中奥秘

但是，国王统治下的伊朗远不是太平盛世。只要想一想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一个专制君主，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国王要为人民谋福祉，给人民选举权，给人民公平的审判权，给人民公平的发展权，但是他不明白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伊朗发展的最大障碍。在20世纪中期，他竟然还能重拾中世纪时法王路易十四的遗梦，讲出“朕即国家”的梦话，这就注定了他的革命只能以悲剧告终。他的传记作家热拉德·德·维利埃正确地预言：“巴列维国王即使有发展祖国的宏愿，不过像所有专制者一样，这只是痴心妄想罢了；他越是改进教育状况，越是要他的国家摆脱贫穷状态，越是要鼓励人民增强政治责任感——那么他自己的政权面临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他老是不相信知识分子，可是他少不了知识分子来协助开发这个国家。要是一位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思想见

伊朗国内发生暴乱，国王的塑像被推倒。



解，马上就会被开除，甚至被捕——显而易见，在伊朗国内，毫无言论自由可言。随着本国人民最终达到了智力成熟的境界，巴列维国王这种矛盾心理势必给自己招来麻烦。随着伊朗日益摆脱思想上的桎梏，他——作为伊朗国王和伊朗人民之“父”的这颗星辰，可能会逐渐暗淡下去。伊朗的孩子学会读和写的3个词，即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甚至就可以给消灭掉了。”作者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76年。只过了两年，他的话真的应验了。人们不能不叹服作者的先见之明。巴列维国王的灾祸植根于伊朗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和滞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国王的大力推动下，白色革命取得了成效，伊朗的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统治伊朗的上层建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说君主专制与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是一对孪生兄弟的话，那么，这种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生来是一对死对头。巴列维国王用专制的手段推动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结果经济问题可能解决了，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却更加突出了。国王的专制统治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走向开明，而是变本加厉了。国王曾情不自禁地写道：国王“不单是国家元首，同时又是人民的引路人和导师”，“从根本上说，在我们的国家里，国王是3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

这种制度造成的后果是伊朗的政治极端腐败。国王大权独揽，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而其他社会阶层却没有一点权力。国王还任用秘密警察镇压异端。经济上国王及其家族贪得无厌。国王以其个人名义设立的基金会拥有200多亿美元的财富。王族也利用各种手段广敛钱财。为了获得暴利，国王甚至做起了毒品走私的生意。因此，尽管国王也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可是却没有一点效果。曾经担任14年首相的胡韦达说，反腐败必须“从国王的家庭和随从开始，否则毫无意义，再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也是不公平的”。法国《世界报》记者说，向腐败开战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请记住国王本人在这方面也不是两袖清风”。

伊朗的生产力是发展了，但是下层穆斯林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相反，贫富悬殊却更加明显了。首都德黑兰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北部是富人的天下，那里建的是豪华酒店、舞厅和夜总会、西式别墅，而南部则充斥着贫民窟、小巷子和污染的空气。伊朗一家大报的主编说：“这种西方化的项目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西方银行、西方枪炮、西方特工、西方建筑。人们认为这些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它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吗？我看没有。”一位受过西式教育的女医生说：“大量金钱用在建设一些大赌场上。贪污腐化在我们身旁蔓延。我们的儿童却由于喝了脏水而死亡，传染病人却没有预防针可打。我们感到沮丧，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下层穆斯林问：同为真主的子孙，为什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国王及其家族可以花天酒地，可他们却连肚子也填不饱。这是什么缘故？在人口众多、文盲大量存在的伊斯兰世界，下层穆斯林只得从《古兰经》中寻找答案。他们期待真主重临人间，来帮助他们摆脱苦难，重建公平、正义的天国。

另一个阶层对国王更是恨之入骨，那就是宗教人士。白色革命触动了宗教界的利益。国王把原先属于寺庙的土地分给了无地农民，撼动了寺庙的根基。此后，他们不得不依靠信徒的布施度日。对此，他们无法忍受。此外，政治上的专制、国王生活的腐败、社会风气的败坏也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妇女怎能取下面纱？又怎能走出厨房？这是真主的旨意，任何人也不能违背的。可是巴列维国王用专制的手段让她们这么做了。还有银行是国王进行剥削的根源，电影院是传播淫秽思想的场所，而工业化则是造成贫富分化的罪魁，这些事情国王竟然都干了。

在什叶派毛拉的眼里，国王成了万恶之首。因此，最早起来反对国王的就是什叶派毛拉们。霍梅尼说：“国王的革命是违反民族利益和危害公共道德的阴谋。”1963年当国王宣布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后，什叶派的毛

拉们首先起来反抗了。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利用德黑兰的清真寺作为自己布道的场所。在讲话中，他不断对巴列维王朝发动攻击，不过当时他并没有直呼巴列维的名字，而是管他叫“今日的叶兹德”，这是一个叛教者的名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的讲话在信徒中点燃了星星之火。6月5日，听完霍梅尼布道的信徒终于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叶兹德！”“消灭独裁者！”的口号。次日，霍梅尼在圣城库姆被捕。随后，大批穆斯林走上街头，要求当局释放他们的领袖。德黑兰几乎是万人空巷。

圣城库姆暴乱被镇压下去了。国王度过了15年的好时光。这一段时间伊朗的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伊朗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世界第5大工业国家这个目标似乎就在眼前。

国际风云突变

正在这时，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在美国，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上台执政。人权外交成为卡特外交的一个基石。在就职演说中卡特声称：“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便永远不能对自由在别的地方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们的道义感支配着我们明确地喜爱和我们一样坚定不移地尊重个人的人权的那些社会。”卡特在人权问题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1977年10月5日，卡特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第二年12月6日，白宫又特地举行联合国人权宣言30周年纪念。

人权外交的春风也吹到了中东。说到违反人权恐怕没有比巴列维王朝更厉害的。以万斯为首的美国务院对巴列维国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美国的新闻舆论也大肆鼓噪。原来被压制的伊朗反对派，不管他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一下子都行动起来了。卡里姆·桑贾比的民族阵线自20世纪50年代遭到镇压以来，已经潜伏了几十年，此时公开走上前台，重整旗鼓；迈赫迪·巴扎尔甘创建了一个保卫人权和自由活动权委员会，也公开散发小册子，传播自己的纲领；1977年5月，50多名律师签署了一份宣言，抗议行政部门干涉司法事务；6月，一批作家要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7月，一些知识分子发表致国王公开信，要求结束君主专制；批评时局的各种版本的材料在市场上流传。国王当然意识到了这股危险的暗流。他马上作出反应。美国人不是批评他搞专制独裁吗？那好，马上成立一个政党，仿效西方的政党制，让人民享有发言权。不幸的是，这个依据他的旨意而成立的复兴党仍然是独裁的象征。尽管少数党员可以在议会中投票反对政府的议案，但真正的决定权仍操纵在国王手中。秘密警察虽然没有去找反对派的麻烦，但是，他们的眼睛仍然盯着反对派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没有下手而已。这种自由对反对派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国王作出的种种宽松的

姿态不过是转移人民注意力的伎俩。

国王却利用一切机会对世界各国的事务品头论足。他告诉美国人，真正缺乏人权的地方正是美国。在美国腐败盛行，而在伊朗，小偷都进了班房。他断言，人权问题在伊朗并不存在。在伊朗的人权问题上，美国政府并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美国务院对伊朗大加鞭挞，而白宫对巴列维却屡加抚慰。1977年11月15日，国王访问华盛顿。伊朗学生在白宫外面进行示威。示威者打出了“处死国王”的旗帜。华盛顿出动了武装警察，使用了催泪弹驱散示威的伊朗学生。正当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上致辞欢迎国王时，一阵风吹来，催泪弹的烟雾包围了宾主双方。正在致辞的卡特流着泪，而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也是泪流满面，全世界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这奇特的一幕。

在会谈中，卡特盛称国王领导下伊朗取得的成就，只是婉转地劝说，国王是不是可以采取缓和的政策，与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协商，以便缓和一下人权问题？国王却表明自己无能为力：伊朗之所以加强“法制”，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共产主义。如果苏联的威胁解除了，伊朗的局势当然可以缓和。国王利用美国在战略上的需要，轻松地挫败了美国的人权外交。1978年新年前夕，卡特总统访问新德里，在归途特意访问了德黑兰，与巴列维国王共度新年。它说明，美国人权外交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当人权问题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美国宁愿放弃这个问题。这正是卡特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现实主义政策，而万斯国务卿和他的国务院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未完待续）

（责编/申 疆）

